

震撼心灵阅读之旅经典文库

世界最具品味性的 小品随笔 (3)

《阅读文库》编委会 编



吉林电子出版社

震撼心灵阅读之旅经典文库

世界最具品味性的 小品随笔

(3)

《阅读文库》编委会 编

吉林电子出版社

目 录

- 全力以赴干事业 奥里森·马登 (1)
- 智慧是什么 米兰·昆德拉 (4)
- 为了忘却的纪念 鲁 迅 (10)
-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鲁 迅 (20)
- 活得简朴与明智 亨利·梭罗 (25)
- 我们的局限性 爱默生 (26)
- 归 零 罗 什 (30)
- 远处的青山 高尔斯华绥 (33)
- 哈姆雷特的独白 莎士比亚 (37)
- 心灵的洗礼 歌 德 (38)
- 无忧花 许地山 (39)
- 人才易得 瞿秋白 (51)
- 勇 气 尼 采 (53)
- 妙用关键 松下幸之助 (54)
- 忍耐就是一切 里尔克 (55)
- 同 情 泰戈尔 (56)
- 从意识开始 托尔斯泰 (57)

世界最具品味性的小品随笔

- 今天我学会控制情绪 奥格·曼狄诺 (59)
- 敲门声 莎士比亚 (62)
- 怒 气 培 根 (64)
- 虚假智慧 罗 素 (66)
- 借 萧 红 (68)
- 论生活 托尔斯泰 (71)
- 幸福的价值 费尔巴哈 (74)
- 无益的优点 休 谟 (76)
- 简单的完美 丽莎·普兰特 (77)
- 对自己忠实 莎士比亚 (79)
- 修养的财富 奥里森·马登 (80)
- 新偶像 尼 采 (82)
- 光荣的荆棘路 安徒生 (85)
- 心中的真理 泰戈尔 (90)
- 论睁了眼看 鲁 迅 (92)
- 未有天才之前 鲁 迅 (97)
- 送“石头”的男孩 凯 西 (101)
- 一百六十八份遗产 费瑞哲 (104)

全力以赴干事业

—— 奥里森·马登

世界上许多成就大事者都是一些资质平平的人，而不是那些技艺超群、睿智的人，怎样解释这种现象呢？我们经常可以见到一些年轻人取得远超出他们实际水平的成就。这令很多人感到费解，为什么那些不如我们聪慧，在学校里排名靠后的学生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人生的旅途上把我们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其中的一些人尽管在学校里受人轻视，但是，他们后来却能专心涉足一个领域，潜心钻研，最终取得了成功。虽然他们才智平平，但他们注意点滴积累，为达目标全力以赴，而那些所谓才智超群、多才多艺的人却仍在四处涉猎，毫无目标，最终一事无成。

许多人深知自己天资不足，这种自知之明推动着他们在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自己潜能的同时更加重视后天的学习和补充。他们决心让父母和老师刮目相看，彻底改变自己在他们心中的坏形象——一个不聪明的孩子。虽然他们的智力不如自己那些聪明的兄弟们，但是他们下定决心要证明自己并非一无是处。

深知自己才能的有限，所以他不奢求像全才那样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只是选一项最适合自己发展的才能，然后奋发图强，充分利用这项才能。这样他比那些多才多艺的人更容易专心致致。他不用常常想着还要去做好其他的

事，他只知道，要想改变命运，就必须一心一意发展某一专项才能。

人们常说，天才、运气、机会、智慧和态度是成功的重要条件。的确，除了机会和运气外，其他因素在人生的征程中都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具备了一些或所有条件，并不等于就一定能成功，还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不知你有没有发现，那些取得伟大成就的人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目标明确、坚持不懈、不畏艰难、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精神。

一个天资聪颖的孩子，无论他是否是大学里的高才生，也无论他比社区里的同龄人多么出众，如果他不具备不屈不挠的精神，那他就永远也不会成功。许多人都因为缺少这种品质而令关心他们的人失望，人们原本期望他们会成为艺术家、音乐家、作家、律师或者著名医生，但是他们没有做到。

坚持就是胜利。人们总是相信坚韧不拔、意志坚定的人。无论他们做什么事情，刚开始做时人们就知道，他们一定会赢。因为每一个了解他们的人都知道，他们一定会坚持到底的。人们知道他是一个勇往直前的人；是一个能够从哪儿跌倒就能从哪儿爬起来的人；是一个能够虚心接受意见的人；他永远坚持自己的目标，永不偏航，无论面对多么恶劣的情况他都能镇定自若。

对于格兰特将军做出的决定，谁也别想让他有丝毫的动摇，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他的行动。他的眼里只有一个目标：取得胜利。至于取得胜利需要多长时间，要经历怎样的艰难困苦，对于他来说都是小问题。他说：“即使花去

整个夏天的时间也要攻下那条战线。”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意志坚定、不屈不挠的人。

与格兰特不同，惠灵顿关心的问题并非取得胜利，而是怎样前进，向着目标争取一丝一毫的进步。为达目的，哪怕前方是刀山火海，他也会毅然前行。

在美国历史上，像平凡者成功和天才失败的例子不在少数，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那些看似愚钝的人有一种顽强的毅力，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毫不动摇的决心，一种不受外界事物影响，不偏离自己目标的能力。而那些所谓天才、自命聪明的人往往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东一下西一下，什么都想做，又什么都不想做，结果白白耗费了精力，浪费了他们的才华，到头来依旧成绩平平。

你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你的个性、独立性、决心和意志。只有具备了这些东西，你才不会在偌大的人群中迷失方向。你的问题，你的迷惑，别人不会帮你解决，也没办法帮你解决，你只能依靠自己去解决，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幸福和成功。

一辆火车，不管制造得多么精致，若缺少蒸气的动力，将寸步难移。蒸气是火车的动力，热情就是人的动力。一个人不管能力多么非凡，才能多么全面，除非他满怀热情，否则一定与成功无缘。就像蒸汽推动火车前进一样，热情推动一个人前行。不论你从事何种职业，你都需要这种动力，它能让你飞越障碍，克服千难万险，勇往直前，实现目标。

热情带给你无限的动力，激起你深藏在体内的潜力，可以弥补你能力上的不足，帮你走向成功。

智慧是什么

—— 米兰·昆德拉

以色列颁发的最重要的奖给予了国际文学，在我看来，这不是偶然的事，而是来自一个悠久的传统。事实上，犹太的伟大人物们远离他们出生的土地，超越了民族主义的激情，始终对超民族的欧洲，即被看做是一种文化而不是一块土地的欧洲，怀有特殊的敏感。如果说在对欧洲产生了悲惨的绝望之后，犹太人仍然忠实于这个欧洲的世界主义，那么在我眼里，以色列作为他们重新找到的小小的祖国有如欧洲真正的心灵，这是一个长在身体以外的奇特的心灵。

今天我以无比激动的心情接受耶路撒冷奖，它带着伟大的犹太世界主义精神的名字与印记。我是作为小说家来接受它的。我要强调小说家，我不是说作家。按照福楼拜的说法，小说家是想消失在自己作品之后的人。消失在作品之后，就是放弃公共人的角色，这在今天并不容易。今天，所有重要或不重要的都要走上被大众传播媒介照亮的令人无法忍受的舞台，这些传播媒介与福楼拜的意图相反，使作品消失在作者的形象后面。在这种任何人都无法完全逃脱的境况里，福楼拜的看法在我看来几乎是一番警告：小说家一旦扮演公共人的角色，便把自己的作品置于危险之中，他的作品有可能被看做仅仅是他的动作、声明、立场的一个阑尾。然而，小说家不是任何人的发言人，我甚

至把这个看法推到更远的地方，我要说，小说家甚至不是他自己的思想的发言人。托尔斯泰在写《安娜·卡列尼娜》第一稿时，安娜是一个非常令人反感的女人，她的悲惨结局不过是自圆其说，自食其果，小说的定稿却完全不同。但我不认为托尔斯泰在这中间改变了他的道德思想。我更愿意说，他在写书时，倾听的不是他个人的道德信念，而是另一个音。他所倾听的是我喜欢称作小说的智慧的那种东西。所有真正的小说家都倾听这种超个人的智慧，这说明伟大的小说总是比它们的作者稍微聪明一些。比自己的作品聪明的小说家应当改换职业。

然而，这个智慧是什么？小说是什么？犹太人有一个精彩的谚语：“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在这个格言的启发下，我喜欢想象：弗朗索瓦·拉伯雷有一天听到了上帝的笑声，欧洲第一部伟大的小说因此而诞生，我很喜欢把小说艺术带到世界当作上帝发笑的回声。

为什么上帝看到人思索就会笑呢？因为人一思索真理就躲开了他。因为人越是思索，这个人与那个人的思想就相距越远，因为人从来不是他想象的那样。早在现代的黎明时分，走出了中世纪的人所处的这一基本境况就已显露出来：堂吉诃德思考，桑乔思考，而逃离他们的不仅是世界的真理，还有他们的自我的真理。早期的欧洲小说家们看到并抓住了人的这一新的境况，并在它之上建立了新的艺术，即小说的艺术。

弗朗索瓦·拉伯雷发明了许多新词，它们后来进入了法兰西语言和其他语言，但是这些词中有一个被遗忘了，这是令人遗憾的。这个词是不快活的人，它来自于希腊文，

意思指不笑和没有幽默感的人。拉伯雷讨厌不快活的人。他害怕他们。他抱怨那些不快活的人“对他如此残忍”，使他差一点停止写作，并永远不再写。在小说家与不快活的人中间，不可能有和平。不快活的人从没有听过上帝的笑，他们坚信：真理是明白的，所有人都应思考同样的东西，他们自己就是他们所想的那样。然而，人之成为个人，恰恰在于他失去对真理的肯定和别人的一致同意。小说，是个人想象的天堂在这块土地上，没有人是真理的占有者，不是安娜，也不是卡列尼娜，但所有人在那里都有权被理解，包括安娜，也包括卡列尼娜。

在《卡冈都阿和庞大固埃》的第三卷中，欧洲小说的第一个伟大人物庞大固埃被一个问题所折磨：他应不应该结婚？他去请教医生、相面人、教授、诗人、哲学家，这些人拿出希波克拉提、亚里士多德、荷马、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引经据典。但是在作了这番浩大的博学的研究之后——它占据了整个一本书——庞大固埃始终不知道他是否应该结婚。我的读者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却从一切可能的角度，勘察了这个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结婚的人的可笑却又基本的境况。

拉伯雷的博学如此非凡，与笛卡尔的博学相比却有另一种意义。小说的智慧与哲学的智慧不一样。小说不是从理论精神中产生而是从幽默精神中产生。欧洲的失败之一在于它从未理解过最具欧洲性的艺术——小说，它既没有理解它的精神，它的博大的知识与发现，也没有理解它的历史的自主性。在上帝笑声启发下的艺术从本质上说，不是屈从于意识形态的可靠性，而是与它们相矛盾。它像帕

尼罗帕一样，在夜里拆坏了神学家、哲学家和学者们前一天编好的地毯。

近来，人们习惯于谈论 18 世纪的病症，甚至重弹老调说：俄国专制主义的不幸是欧洲的作品，尤其是启蒙时代无神论理性主义和信仰理性巨大威力的作品。我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与那些把伏尔泰作为承担古拉格的责任的人们去论战。然而，我认为自己有能力说：“18 世纪不仅是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的世纪，而且也是（尤其是！）菲尔丁、斯特恩、歌德和拉科罗什的世纪。”

在这一时代的所有小说中，我最喜欢的是劳伦斯·斯特恩的 *Tristram Shanffy*。一部让人奇怪的小说。斯特恩以一个夜晚的回忆开头，*Tristram* 被构思出来，他刚开始要说他的想法，另一个想法立刻吸引了他，这个想法通过自由的结合，又引出另一个思索，然后是另一个故事，一个离题接着一个，而 *Tristram* 这个小说主人公，在一百多页中被人遗忘。这个虚构小说的荒谬办法可以被看做是一种简单的形式的游戏。但是，在艺术中，形式始终是超出形式的。每一部小说，不管它愿意或不愿意，都拿出一种答案来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人的存在？它的诗在哪里？比如说，菲尔丁。斯特恩的同时代人特别善于享受行动与冒险的魅力。斯特恩小说意味的回答是：在他看来，诗不在行动中，而是在行动的不中断之中。

面对把世界缩减为事件的因果连续，斯特恩的小说以它自己的形式证明：诗不是在行动中，而是在行动停止的地方，在原因与结果之间的桥被破坏，思想游荡在温和与自由中的时候。存在的诗，斯特恩的小说告诉我们，在离

题之中。它在无法估量之中，它在原因的另一侧。它是 *sine ratione*，没有理由的。

因而，我们不能仅仅根据一个时纪的思想和理论观念来判断这个世纪的精神，而不重视其它的艺术，特别是小说。19世纪发明了蒸汽机，黑格尔坚信自己把握了宇宙历史的精神。福楼拜发现了傻，我敢说这是那个对自己的科学理性如此骄傲的世纪的最伟大的发现。当然，即便在福楼拜以前，人们也不怀疑傻的存在，似是人们对它的理解稍有不向：它被看做一种简单的缺乏知识，一个可以被教育所改正的缺点。然而，在福楼拜的小说里，傻是与人的存在不可分离的一个范畴。它伴随叮怜的艾玛度日，直到爱情的床前，直到死亡的床前，在床头，两个可怕的不快活的人 *Ham - als* 和 *Bumsien* 长时间地互相说着蠢话，像是作一种葬礼祷告，福楼拜的发现对于世界未来比马克思或弗洛伊德的最震撼人心的思想更为重要。因为，我们可以想像没有阶级斗争或没有精神分析的未来，但却不可能想像它没有既成思想不可逆转的发展；它们被输入电脑。被大众传播媒介宣传，有可能很快成为一种力量，粉碎所有独特的个人的思想，因此而扼杀现代欧洲文化的本质。本世纪30年代的一位小说家海尔曼·布洛赫谈起现代小说的英勇努力，这种努力致力于反对媚俗的潮流，但却最终被它打翻在地。媚俗一词指一种人的态度，他想付出一切代价向大多数人讨好；为了使人高兴，就要确认所有人想听到的，并服务于既成思想。媚俗，是把既成的思想翻译在美与激动的语言中；它使我们对我们自己，对我们思索的和感觉的平庸流下同情的眼泪。50年后的今天，布洛赫的

话具有更真实的意义。大众传播媒介的美学意识到必须讨人高兴和赢得最大多数人的注意，它不可避免地变成媚俗的美学。直到最近的时代，现代主义还意味着反对随大流和对既成思想与媚俗的反叛。然而今天，现代性与大众传播媒介的巨大活力混在一起，现代派意味着疯狂地努力的出现，随波逐流，比最为随波逐流者更随波逐流。现代性穿上了媚俗的长袍。

不快活的人，对既成思想的不思索、媚俗，这是作为上帝发笑的回声而诞生的艺术所面对的惟一的敌手。这一艺术创造了迷人的想象的空间，在那里，没有人是真理的占有者，每人都有权被理解、这个想象的空间与现代欧洲一起诞生，它是欧洲的形象，或者说，它至少是我们对欧洲的梦想。这个梦想屡遭背叛，但它仍然足够强大，在能把我们大家都团结在远远超越了我们小小大陆的博爱之中。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个人被尊重的世界（小说的想象的世界，和欧洲的真实世界）是脆弱的，会死亡的。我们看见不快活的人们组成的大军正在远处窥探我们。正是在这个不宣战的永久的战争时代，在这个命运如此悲惨和残酷的城市，我决定只谈小说。或许你明白，这在我并不是在所谓严重问题面前临阵逃脱。因为，如果说在我看来，欧洲文化在它的外部和内部，在它最珍贵的对个人的尊重上受到威胁，那么我认为欧洲精神的这一珍贵本质像被放进一个银盒子一样，被放进了一个银盒子一样，被放进了小说的历史和小说的智慧中。在我这篇致谢辞中，我要向这一智慧致以敬意。但是我应当停住了。我正在忘记上帝——看见我思索，就会发笑。

为了忘却的记念

—— 鲁 迅

一

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记念几个青年的作家。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此算是辣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

两年前的此时，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们的五个青年作家同时遇害的时候。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或者也许是不愿，或不悄载这件事。只在《文艺新闻》上有一点隐约其矢的文章。那和十一期（五月二十五日）里，有一篇林莽先生作的《白莽印象记》，中间说：

“他做了好些诗，又译过匈牙利诗人彼得斐的几首诗，当时的《奔流》的编辑者鲁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来信要和他会面，但他却是不愿见名人的人，结果是鲁迅自己跑来找他，竭力鼓励他作文学工作，但他终于不能坐在亭子间里写，又去跑他的路了。不久，他又一次的被抓了捕。……”

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事情其实是不确的。白莽并没有这么高慢，他曾经到过我的寓所来，但也不是因为我要求和

他会面；我也没有这么高慢，对于一位素不相识的投稿者，会轻率的写信去叫他。我们相见的原因很平常，那时他所投的是从德文译出的《彼得斐传》，我就发信去讨原文，原文是载在诗集前面的，邮寄不便，他就亲自送来了。看去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面貌很端正，颜色是黝黑的，当时的谈话我已经忘却，只记得他自说姓徐，象山人；我问他为什么代你收信的女士是这么一个怪名字（怎么怪法，现在也忘却了），她说她就喜欢起得这么怪，罗曼谛克，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对劲了。就只剩这一点。

夜里，我将译文和原文粗粗的对了一遍，知道除几处误译之外，还有一个故意的曲译。他像是不喜欢“国民诗人”这个字的，都改成“民众诗人”了。第二天又接到他一封来信，说很悔和我相见，他的话多，我的话少，又冷，好像受了一种威压似的，我便写一封回信去解释，说初次相会，说话不多，也是人之常情，并且告诉他不应该由自己的爱憎，将原文改变。因为他的原书留在我这里了，就将我所藏的两本集子送给他，问他可能再译几首诗，以供读者的参看。他果然译了几首，自己拿来了，我们就谈得比第一回多一些。这传和诗，后来就都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的一本里。

我们第三次相见，我记得是在一个热天。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故而必须穿长衣，所以只好这么出汗。我想，这大约就是林莽

先生说的“又一次的被抓了”的那一次了。

我很欣幸他的得释，就赶紧付给稿费，使他可以买一件夹衫，但一面又很为我的那两本书痛惜：落在捕房的手里，是真是明珠投暗了。那两本书，原是极平常的，一本散文，一本诗集，据德文译者说，这是他搜集起来的，虽在匈牙利本国，也还没有这么完全的本子，然而印在《莱克朗氏万有文库》（Rechn, sUniversal-bibliothek）中，倘在德国，就随处可得，也值不到一元钱。不过在我是一种宝贝，因为这是三十年前，正当我热爱彼得斐的时候特地托善书店从德国买来的，那时还恐怕因为书极便宜，店员不肯经手，开口非常惴惴。后来大抵带在身边，只是情随事迁，已没有翻译的意思了，这回便决计送给这也如我的那时一样，热爱彼得斐的诗的青年，算是给它寻得了一个好着落。所以还郑重其事，托柔石亲自送去的。谁料竟会落在“三道头”之类的手里呢。这岂不冤枉！

二

我的决不邀投稿者相见，其实也并不是完全因为谦虚，其中含着省事的分子也不少。由于历来的经验，我知道青年们，尤其是文学青年们，十之九是感觉很敏，自尊心也很旺盛的，一不小心，极容易得到误解，所以倒是故意回避的时候多。见面尚且怕，更不必说敢有托付了。但那时我在上海，也有一个惟一不但敢于随便谈话，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就是送书去给白莽的柔石。

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见，不知道在何时，在那里。仿佛说过，曾在北京听说过我的讲义，那么，当在八九年之前

了。我也忘了在上海怎么来往起来，总之，他那时住在景云里，离我的寓所不过四五家门面，不知怎么一来，就来往起来了。大约最初一回他就告诉我是姓赵，名平复。但他又曾谈起他家乡的豪绅的气焰盛，说是有一个绅士，以为他的名字好要给儿子用，叫他不要用这名字了。所以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稳而有福，才正中乡绅的意，对于“复”字却未必有这么热心。他的家乡，是台州宁海，这只是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

他躲在寓里弄文学，出发创作，也翻译，我们往来了许多日，说得投合起来了，于是另外约定了几个同意的青年，设立朝华社。目的是在介绍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因为我们都以为应该来扶植一点刚健质社的文艺。接着就印《朝花旬刊》，印《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印《艺苑朝华》，算都在循着这条线，只有其中的一本《谷虹儿画选》是为了扫荡上海滩的“艺术家”，即戳穿叶灵凤这纸老虎而印的。

而柔石自己没有钱。他借了二百多块钱来做印本。除买纸之外，大部分稿子和杂务都是归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图，校字之类。可是往往不如意，说起来皱着眉头。看他旧作品，都很有悲观的气息，但实际并不然，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道于此罢？……”

不过朝花社不久就倒闭了，我也不想说清其中的原因，总之是柔石的理想的头，先碰了一个大钉子，力气固然白